

徐天明 著

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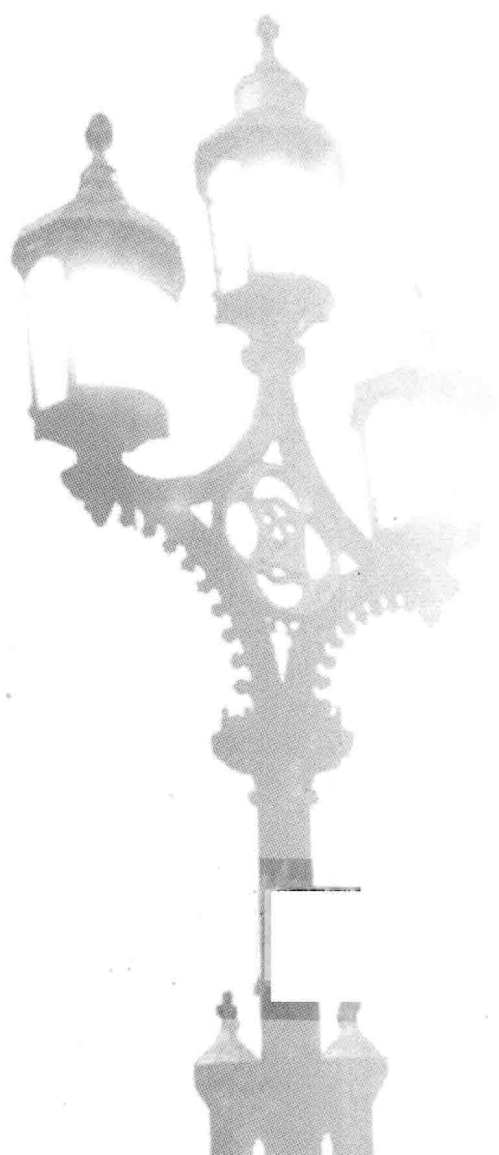
YELU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徐天明 著

夜路

YELU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路 / 徐天明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2-07175-9

I. ①夜…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675号

责任编辑: 陈 迟
责任印制: 施立青

装帧设计: 陶 焜 书装
shitou816@hotmail.com

书 名	夜 路
作 者	徐天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978-7-222-07175-9
定 价	30.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今年的雨水特多,近十月仍阴雨连绵,饥荒和疾病给人间带来更多的灾难,河滩上到处可见死牛马和幼儿的尸体,一群群的饿狗撕啃那些已经腐臭的尸体,乌鸦也毫不胆怯地与饿狗争食,它们的啼叫声使环境显得更加凄凉。

山路上能通牛车的地方,被车轱辘碾出的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车辙和深深的牛蹄印,使又烂又滑的山路行走更加艰难。

今日上午风急雨骤之后,乌云突然散去,天空一片碧蓝,火辣辣的骄阳蒸晒着车辙中的牛马尿屎,散发出刺鼻的臭气。

在这条从县城通往乡间的山路上,只有两个孤独的身形在艰难地行走。前面走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瘦高青年,手拎一把纸伞,身着旧黄咔叽学生装,肩上斜挎着一个包袱,背上还背着一捆书。因为山路泥泞,他把裤管挽到膝盖上面,脚上的布鞋糊上厚厚一层泥浆,小腿肚也糊着厚厚的泥浆。他身后跟着一个衣着破烂,身材枯瘦的中年汉子,担着一担行李,是帮他挑行李的“脚夫”。

昨晚整整下了一夜的雨,今日虽然天晴,仍遍路的污泥积水,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累得他们满头是汗,还经常打趔趄。

穿学生装的青年叫蒋益钦,是刚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要回已阔别十余载的家乡去。他家离县城三十余公里,刚出县城那段路,人烟比较稠密,路上行人也多,行至中午便是山峦重叠的大山区,人烟稀少,路上行人更少,道路更加崎岖。

山路两旁都是高大的青松,浓密的树枝挡住了毒热的阳光,徐徐的清风,飘散着林间野花的香味,使人心旷神怡。蒋益钦解开衣扣,边走边欣赏景色,忘了替他担行李的人。

行程过半,前面的山更高,林更密,渺无人迹了。松涛的低鸣和鸟儿的

惊飞,使人感到神经紧张。蒋益钦回头看时,担行李的人远远落在后面,这才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了,只好停下来等待。

当担担人走近他时,他歉意地笑笑:“对不起,我走得太快了吧?我们走慢点,穿过这片树林就停下来歇歇气。”

担担人点点头,他们继续往前走,越过山冈,前面树木少了,两人便坐到路边歇脚。

担担人脱下破毡帽抹抹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掏出烟锅和火链,打火燃着烟,打量着他问:“少先生是下乡收账还是去教书?”

蒋益钦吐掉嘴里咬着的草秆,苦笑着摇摇头:“都不是。”心头却泛起莫名的惆怅,刚跨进大学的校门时,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怀着求知报国的雄心壮志而奋发求学,但眼看着一届又一届高年级的同学毕业即失业的遭遇时,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渺茫。

国土一天天沦丧,难民像潮水般涌向大后方。在日本帝国主义处于灭亡的前夕,抗战更加艰难的岁月里,蒋益钦的大学生涯也结束了。

在毕业欢送会上,当大家合唱“我们今天是旋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的《毕业歌》时,蒋益钦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对即将永别的学生生涯的留恋;有对师长、学友诀别的惆怅;有欲为抗日救亡舍生的激情;更多的是担忧前途无望的愁绪。也许是共同的感触吧,大家边唱边流泪。

政府当局也在唱“学生是社会栋梁”的高调,可是,除了达官贵人的子女可以飞黄腾达外,绝大多数毕业生只有失业和饥饿的困苦。一届又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和流亡来的外地知识分子,组成了庞大的失业队伍。

登广告、求人,四出奔走,处处碰壁,求职比登天还难,蒋益钦只有忧愤、失望和叹息。

蒋益钦的故乡,在离昆明二百多里的滇东北,他的童年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那时节,他家还有几亩薄田,靠母亲耕作,父亲在离家十几里的中心小学教书,他跟随在父亲身边读小学。他们村里有一姓李的恶霸,与县衙门的官僚勾结,霸占邻里的良田,蒋益钦的父亲十分反对,决心告倒这个鱼肉百姓的魔鬼,结果,非但无损恶霸一根毫毛,反被加个“诬告”罪名抓去坐牢,产业也被李家霸占,母亲被逼上吊自尽,他只好去投靠舅舅。

父亲从牢里出来,只能饮恨带着他到邻县去教书。父亲教导他,无权无势要想出头日子比登天还难,要他苦读诗书,将来有了出息,一可报效国家,二可复家仇扬眉吐气。

蒋益钦天资聪颖,牢记父亲的教诲,刻苦攻读,不满十六岁便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蒋益钦的父亲很崇拜有民族气节的忠臣良将,少年时代,父亲常对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气节,也给他讲了孙中山领导兴中会推翻满清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对他的成长起了良好作用。他自幼就饱尝被压迫的穷苦生活,看清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封建势力的残暴、帝国主义的野蛮。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使他树立了振兴中华,为被压迫阶级争取平等社会地位的人生观。

由于过早失去母爱,受父亲忧愤情绪的影响,蒋益钦养成孤独、忧郁的性格。他待人宽厚,热心助人,同学们都喜欢和他交往。他不喜欢体育运动,喜欢文学,课余时间就读中外名著,所以,作文很优秀,读中学时就有几篇被选入《中学生模范作文选编》,读大学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在大学里是出名的才子。

不幸的是,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父亲便在忧愤与贫困中病故。他失去了家庭的依靠,经济来源断绝,在面临失学的严重威胁时,凭着坚强的意志,靠替人当家庭教师和同学的部分资助,终于完成大学的学业。

虽然有一张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蒋益钦却无法找到职业,他成了无所依靠、一贫如洗的流浪者。

在走投无路之际,蒋益钦想到与他同在联大文艺社当文艺壁报编辑的尤振邦。尤振邦虽然年级比他低,但年纪比他大好几岁,是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阅历比他丰实,也很有见解,深受他的尊重,两人十分友好,便去找此人求教。尤振邦建议他:“你来自农村,深知农夫没有知识的困苦,与其呆在城市承受失业之苦,还不回乡给农家子弟传播知识,让更多的穷苦人懂得如何去砸碎奴隶的枷锁,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尤振邦的话,使他深受启发,想到家乡那些受苦受难的伙伴,此时也许正在充当土豪恶霸的奴隶,他觉得应当回去,为故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知识就是生存的武器。他认为,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腐败,地方官吏与土豪

横行无忌,如果教育普及,民众有了文化知识,也就掌握了正义与真理的武器,懂得团结斗争的力量,就能促进抗战,早日打败日本鬼子,就能铲除贪官污吏和封建势力,就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是按照父亲的遗愿,如果不是衣锦还乡,无力报仇,就誓不回乡!他现在还是一个白丁,更无力与他家的仇人李玉堂抗衡。李玉堂这个横行当地一条水的大恶霸,乡保长也要避退三舍,他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非但对付不了,弄不好还会丧生其毒手。同时,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回山乡教村小,还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书呆子。在与尤振邦交谈时,他也吐露了自己的重重顾虑。尤振邦很严肃地对他说:“李玉堂既是当地的大土豪,不光是你家的仇人,也是当地穷苦百姓的仇人,他之所以能如此横行,是有代表他们那个阶级利益的当今政府的庇护,即使你整倒了李玉堂,报了私仇,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像李玉堂这样的土豪鱼肉人民,众多农人仍受苦。立志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人,要有开阔的襟怀,唤起民众的醒觉,打倒封建官僚政体,建立民主政权,才是我们的目标。”蒋益钦更坚定了下乡教学的决心,他意识到,父亲的观点毕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局限。

带着苦涩的回忆,蒋益钦忍不住向挑行李的人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回乡的打算。这个穷苦的中年汉子十分同情他的不幸,也很敬重他,惊叹道:“今天的大学生,就像过去的状元,古时候皇帝还封做大官,到了民国却连小官都不让当,成什么世道。”

“我也不想做官,只想到一所中学当教师,为国家培养才干,可惜连这个愿望也难实现。赶路吧!”蒋益钦站起来,他们又继续赶路。

少小离家,阔别十数载,故乡的路仍不陌生,隔几重山,跨几座桥,经几个村寨都铭记在心。经过的一些村子,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但还能记得当年的房舍布局。崎岖的山路,被疯长的野草覆盖得越来越窄,陡峭的地方被山洪冲出一道道沟坎。他们行至一道山沟时,发现一具刚被人杀害的尸体横在路旁,两人都吓了一跳,慌忙加快脚步。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到处都有死亡的威胁。

好不容易才走完这段险路,太阳正当空,金色的光芒发挥着它的威力,泥土和积水也散发着热气,嫩草叶被晒得垂头丧气。闷热使人感到困顿,蝉的鸣声像是催眠曲,路旁的阴凉处实在诱人。因为走得急,蒋益钦满头是

汗,回头看看挑夫,也是挥汗如雨,前面已有人家户,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脚步也放慢了。

对面山坡上一排排的梯地长满野草,地里的包谷苗已被杂草淹没,叶子枯黄,好像种下之后就没有锄过草。历经日寇长期的侵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省份,未沦陷区的人民却要负担庞大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开支,一批批的青壮年被抓去当兵,土地无壮劳力耕作而荒芜,饥饿和死亡步步逼紧苦难的民众。沿着眼底消逝的一幕凄凉景象,蒋益钦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忧愤情绪,迎面扑来的热气使他感到窒息。

下到山脚,前面是一条小河,夹着泥沙的河流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浑浊,河上有座石桥,桥对岸有几间茅草房,是附近村民为过往行人开设的饭店,一律卖豆花饭。蒋益钦少年时,跟随父亲进城买书籍文具,往返都要在这里歇脚吃豆花饭。这阵子他们的肚子也饿了,便在桥边一间茅棚的桌边坐下。店主立即摆上碗筷,出一角钱买两大碗豆花,包谷饭任随你吃饱。相隔十余年又回到这里吃家乡又麻又辣的豆花饭,特别爽口。

吃饱饭休息片刻,又继续赶路,前面的路较为平坦,沿河埂顺流而上,村庄逐渐增多。太阳已经偏西,蒋益钦感觉腿酸力乏,但看着从家乡村前奔腾而来的小河,掠空而过从一字形变幻成人字形断续传来高亢啼声的雁群,好像在召唤归乡的游子。他心情一阵激动,阵阵晚风驱散了骄阳的闷热,身上的疲劳顿消,脚步也变得轻捷了。

拐过一道河湾,童年时家住的村子就在眼前。“到家了!”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站在河堤上,凝望着生育自己的故园,看到村前那几棵大核桃树更加高大,村后的山林依旧常青,只是村里的房舍大多比以前破旧,有几间茅屋已塌了顶,这意味着乡亲们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他还看到村里增加了一个大四合院,在破房旧屋的映衬下,十分耀眼,这是贫富悬殊正在加剧的社会现状。

蒋益钦收回目光,招呼担担人一同坐到河边,洗去脚上的泥污,刷干净鞋子重新穿上,用手搓掉裤管上已晒干了的泥浆,才起身往村子里走去。

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庄,有六七十户人家,远看是个大村子,走近才能看清是被围墙分隔开的两个村子,两村之间有六七丈宽的间隔。为防匪患,

两村都筑了高大的围墙，北面一村是李姓大家族，南面一村是杂姓。李姓家族的李玉堂，是附近几十个村庄最大的财主，那新盖的大四合院就是李玉堂的豪宅。

在两村交界的村前，有一间旧瓦房，房前有一块空地，就是这个保的国民小学，学校旁边有一所祠堂，为李氏宗祠，两个村子合叫李家庄。

蒋益钦曾在这所小学受启蒙教育，此时，他站在小学前，眼前又浮现了儿时的情景：与相邻几个村的伙伴，跟随老师朗诵“人之初”，一起捉迷藏，背着老师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小河里洗澡而被老师罚跪……十数年之后，当年的同伴现在的命运又如何呢？

秋季早已开学，为什么学校空荡荡地不见一个人影？他走到教室门口伸头往里看，门头上结满蜘蛛网，课桌铺着厚厚的尘土，蝙蝠吊在房梁上，地上铺着厚厚的鼠粪，好像停课已久。上千户人的一个保，难道连几十个学生都招不足么？

疲惫和困惑同时袭上心头，他回到路边，一屁股坐到行李上，虽然回到了家，但家又何在？一切是那么亲近又是那么遥远。他吩咐担担人守着行李，自己进村找熟人。

村里的路，被人畜踏成一摊摊的稀泥，遍地都是猪狗的粪便，一群群的绿头苍蝇，叮在粪便上吮吸，人一接近，“嗡”的一声散开，很快又落到粪上面。

家家屋顶都在冒炊烟，妇女们来来往往到河里担水，蒋益钦注视着碰到的每个人，却一个也不认识，对方也用畏畏缩缩的目光偷看他。光屁股的小孩，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玩泥巴，苍蝇停在他们糊满鼻涕的脸上吮吸。蒋益钦决定向他们打听过去的同伴，但刚走近，年纪大一点儿的被吓跑了，几个小的被吓哭了，弄得他很尴尬，正不知所措，一个背着一大捆山茅草的青年渐渐走近，并停脚打量他，他也抬头注视对方，感觉面孔轮廓有些熟，却又记不住此人是谁。

对方先开口了：“你是益钦哥？”

蒋益钦突然惊叫道：“想起来了，你是马心刚。”

“嗨！蒋大哥！”对方扔下背上的草，冲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眼里闪着惊喜的泪光，“十几年不见，你还想得起回来看看我们？”

蒋益钦拍拍他的肩说：“人什么都会变，唯独故乡情不会变。”

“走，到我家去，歇下来慢慢讲。”马心刚重又背上茅草，领着他走到家门口，卸下背上的草，抹掉脑门上的汗，推开门说：“大哥，不要嫌脏，进屋坐。”

蒋益钦在家时，马心刚家日子还勉强过得去。两人同年上学，同一张课桌，相处如亲兄弟，他大马心刚几个月，对方叫他大哥。而今，马家的瓦房变成了歪斜的茅屋顶，屋内的桌凳也破烂不堪，看来，日子远不如从前了。

两人在火塘边坐下，问及家境近况，马心刚告诉他，因为家里有几亩好地，李玉堂便勾结保长，以派壮丁和骡马款为借口，硬逼着他家把一升种的好包谷地卖给他才抵掉壮丁款和骡马捐，为此，活活把他母亲气死。过了两年，又派第二次壮丁，李玉堂又出面充好人替他找保长“说情”，免抓他当兵，却要他白替李玉堂做长工。家里剩下几分瘦地，由父亲耕作，父亲身体累垮了，日子越过越熬煎。

蒋益钦听了，很为他难过，不见其父，便问：“马大爷还在外面做活吗？身体还好吧？”

马心刚叹口气：“唉，我爹太累，还不到五十，就弓腰驼背了，每天干活很晚才回来。”

见蒋益钦对自己仍这么亲切和关怀，马心刚很感激地问：“益钦哥，蒋大爷的身子还硬朗吧，你现在还在上学？”

“我俩的命运差不多。”蒋益钦把离别后的经历和变故详细告诉他。

“好人不在此，祸害一千年。”马心刚很替他难过，用手背揩揩溢出的泪花说，“是李玉堂这个黑心贼害得你家破人亡，你现在有学问有地位，是回来报仇的吧？对，把你家被他霸占的田地要回来，还要加上利息。”

蒋益钦摇摇头：“上辈人的恩怨我不想再卷进去，我有自己的做人准则。”

马心刚失望地问：“你也怕李玉堂？”

蒋益钦拍拍他的膝盖：“一笑泯恩仇嘛！再说，比起你和众乡亲所受他的害来，我个人的恩怨算得了什么？”

“你只是回来看我们一眼。”

“不走啦，我来教村小。”

“小学停掉一年多了，远方人怕李玉堂不敢来任教，近处又请不到有学问的人，只好停办。有钱人家子女都送进城去读，你还教什么人？你这么大学问，教村小不合算，不当县长也买个乡长当。”

“你不是痛恨贪官污吏吗，为何又要劝我去当官？”

“不当官就出不了头，你当官我也沾点儿光。”

“我们都是受人压榨的穷人，当今社会，要当清官行不通，当贪官靠敲诈同类的血汗发家，不是我的愿望，教村小让更多的穷人子弟掌握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马心刚跷起大拇指，十分崇敬地说：“大哥，你的心比菩萨还善。”

这时，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扛着一把锄头，气喘吁吁地跨进门。蒋益钦抬头一看，老人瘦削的脸，像晒瘪的嫩瓜，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灰白的头发像撮枯草，他认出这是马心刚的父亲。他当年离村时，这位老人还是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而今，被岁月折磨成这副样子，他感到一阵心酸，忙起身问候：“马大叔，你老累到这么晚才收工，太苦了！”

老汉用浑浊的目光打量着他。马心刚忙起身接过锄头，大声说：“爹，他就是蒋益钦。”

马老汉耳聋眼花，反应迟钝，听清儿子的话，又看蒋益钦几眼，才慢吞吞地说：“人老记忆差，儿子不提，我都想不起来啦，益钦侄儿长大成人了，你爹还好吗？坐，请坐。”

蒋益钦扶老人一同坐下，把家庭变故告诉他。

马老头叹息一声，老泪纵横，声音哽咽：“你爹很厚道，一生都做善事，唉，想不到不得善报……我也是土埋半截身子的人啦，你将来做官发达，拉扯你心刚兄弟一把。”

“大爷，你老受一辈子苦，愚侄自愧无力帮你而难过。我不想当官发财，只希望和穷乡亲们和睦相处过清贫日子。”

马老汉不赞成地摇头：“不做官就受有钱人的气，我们是没知识出不了头，你有学问就要做高官享福。”

“大叔，官场没有穷人的份，官场是坑害穷人的阎王殿，我想，你老人家也不希望我去做为财主恶霸当后台的赃官吧。”

马老汉点点头：“你跟你爹一样关顾穷人。”

马心刚站起来说：“大哥，对不起，我只能煮野菜稀饭招待你啦。”

“喝菜汤我也高兴。”蒋益钦这才想到挑行李的人还在外面，忙出去带人。

二

蒋益钦回乡，引起乡邻的关注，当得知他是大学生，半条水还没第二个，很多读过几天书的青年都暗自佩服。上了年纪的人称赞说：“蒋益钦的学问比县太爷高，将来肯定要做大官。他跟马家人讲，他不做贪官，那就让他做像包公那样的清官，替受苦人做主。”也有人悄悄议论：“蒋益钦是回来找李玉堂报仇的，他要能整倒大恶霸，也就掀掉穷人头上的大石板啦！”李玉堂的亲信走狗则笑骂：“读他妈一肚子书，连个乡长都混不上，还有脸回来。”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蒋益钦都不在乎，他在马心刚家吃住，白天到各村去调查，哪村有几个失学少年，有几个可开蒙的儿童。经过几天的调查，他基本搞清楚，十二岁以下的失学生近三十名，七岁左右可入学的儿童表示愿意复学和开蒙有六十余人。各村都有几户并不富裕但不愁温饱的人家，小学停办后，都把子女送往县城或乡中心小学寄读，在外寄读费用高，都希望村小重新开课，好让子女回来读，既减轻负担，也好管教。但多数家长都怕缴不起学费，买不起书纸笔墨，仍没有完全肯定会让子女上学。

蒋益钦摸清情况后，决定找本保田保长协助，尽快把学开起来。

田保长家住在村子的中央，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民国初年就当闾长，改为保甲制后，又是当然的保长。此人读过几天私塾，精通官场秘诀，所以，没有人夺得走他的宝座，是有名的地头蛇。

田保长有三间瓦房，还是当闾长时盖的，装修很好，只是年代长久，板壁、门窗已被火烟熏成黑褐色。门前的院子积了厚厚一层草，踏在上面臭

水便往上冒，散发出一股粪臭气，是苍蝇的王国。

蒋益钦走到院里，立即从屋内蹿出一只大黑狗扑向他，他挥着准备好的打狗棒却赶不走，从屋里又出来一个小脚妇女，一声吆喝，狗便退回她身边，仍冲着蒋益钦狂吠。

待小脚妇女把狗赶跑后，蒋益钦才朝屋门口走去。田保长家正在烧火做饭，满屋子烟雾腾腾，他一进门眼睛就被烟熏得直流泪。靠门坐着一个枯瘦的小老头，破礼帽上的油污糊上厚厚的尘灰，两撇鼠须已成灰白色，身上的蓝布长衫也许从上身就一直没有下过水，油光发亮，趿着的布鞋，后跟已踩烂，早已辨不清布的颜色。嘴里咬着一根长杆乌木烟锅，口水沿烟杆往下淌。眼睛是闭着的，除了衰老之外，田保长的习惯并没有改变。蒋益钦感到一阵恶心，又不得不接近。

吆狗的年轻妇女，见来客装束整洁，举止文雅，以为是乡政府来的官员，忙走近小老头轻声说：“爹，有客人来找你。”

田保长这才撑开眼皮，拿开咬着的烟锅，咳出一口浓痰，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打量着来客。凭他在官场混迹大半世的经验，猜想对方只是一般的小职员，但既是上司派来的，得罪了不好打发，只得欠身拉拉板凳：“请坐！”

蒋益钦坐到离他远一点儿的凳子上，年轻妇女便拿来一只缺口小瓷杯放到他面前，从火边的茶罐中倒了半杯茶，捧起来递给他：“先生请喝茶。”

“谢谢，我不喝茶。”杯子太脏，茶又酽，蒋益钦接过来，又递给田保长。

田保长接过去放到自己面前，用指甲挖挖鼻孔，他要弄清对方身份才好应付，因问：“先生是县政府还是团管区……”

蒋益钦笑笑：“田保长，我不是政府官员，是本地人，叫蒋益钦，先严就是蒋学斌，想必你还记得。”

“噢！记得记得。”田保长捻着鼠须点点头，“我也听说蒋二先生的少爷回来了，原来就是你，你都长成大人了，进过什么学堂，在哪道衙门做事，成家了吧？”

“刚大学毕业，还未成家，也还未决定谋什么差事，先回家乡来看看。”

“大学士在我们这条水算是贵人啦，最起码你要活动个县长当，当了大官再回来，光宗耀祖，地方沾光，到那时我要摆香案迎接你。”

蒋益钦听得出来，这个市侩认为他没有出息，用风言冷语调侃他，因

说：“谋官做固然不太难，做好官却不容易，田保长身为地方父母官，这些年一定对家乡父老兄弟做了很多好事，我得向老辈子请教做官的秘诀。”

“官越大越好当，一声令下，银子滚滚来，我这个地方小官，吃力不讨好。不过，我既应付了上司，又关顾到百姓，对得起家乡父老。做官的秘诀嘛，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一紧二慢三不管。”

“听保长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蒋益钦轻蔑地笑笑，又说，“你老对家乡的功德，有口皆碑，希望做更多好事，造福地方。我今天来拜访，是想请你操点心，把保国民小学继续开办起来。”

田保长也是学监之一，但学校没有油水可捞，还要增加摊派学费的麻烦。他很冷淡地摇摇头说：“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到镇上县上去读，穷人家连稀饭都喝不上，还有能力供儿子上学？不是我不管，是管不了那么宽。”

“教育比别的公事更重要。”

“国难当头，当壮丁，交兵粮，共赴国难才是大事。再说，读书要读到中学大学才能出人头地，光念几天小学，大事做不了，种田耕地还嫌脏，教训这些人几句，自以为识几个狗脚迹，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五权宪法，还不如不识字当顺民好管。”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国民政府的治国宗旨，让更多的人懂得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治国之本，才会国富民强。如果人人读书，个个懂理，社会文明，流氓盗匪减少，都自觉遵守政府法令，岂不更好管理？”

田保长强词夺理地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想这么做，可惜做主的不是我，最主要的是找不着好老师。”

“我愿意教。”

田保长撑大布满血丝的两眼：“大学生教材小，岂不让人笑话你太没出息。”

“如果为我个人，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事做，最低也可以当中学教师，因为大城市常遭日寇轰炸，难民又多，世道太乱，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离开，回村后得知村小无人教而停学，我很替失学少年惋惜，决定出面重新开办。为了给家乡做点儿好事，别人怎么议论，我全当耳边风。”

“你去找李团首，他是校董。”

田保长称之为团首的，就是李玉堂，此民国初年曾当过团首。蒋益

钦感到，跟田保长这个老滑头磨破嘴皮也是徒劳，便起身告辞。

回到马心刚家，马老汉正在做早饭，锅里煮着几个包谷棒，火边的砂锅里熬着半锅野菜。他刚进门坐下，老汉拿来两只碗，捞两个包谷棒放到蒋益钦面前的碗里，他自己盛一碗野菜，说：“有不起米饭招待，亏待你啦。”

自己吃野菜，把粮食让给客人，还说是亏待，想起刚才会见的田保长，一副势利小人的嘴脸，他更为感动，忙把包谷放回锅里，自己也盛一碗野菜捧着吃。

马老汉夺下他的碗，又把包谷棒塞给他。

两人正在推让，替李玉堂家干活回来的马心刚看在眼里，劝蒋益钦说：“大哥，你又不是不晓得我爹的脾气，你不接受他会很难过。”

“光我一人吃好的，咽不下去。”蒋益钦这么说，马老汉只好接过一个包谷棒。

吃过饭，马心刚收起碗筷，蒋益钦把找田保长的经过告诉他，又说：“田保长这个老顽固，他反对穷人读书，学校岂能不停办。”

“田保长跟李玉堂都是毒蛇投的胎，一肚子毒计，他们恨不能把穷人的骨头都榨出油来，还能让穷人识字，别费心啰。”

“穷苦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一定要争取。今天，我还到各村去动员失学生的家长，获得他们的支持，明天去找李玉堂交涉，一定要说通他。”

当天下午，蒋益钦又到附近村子，找那些勉强可以让儿子复学的家长做工作，家长们都被他的热心肠所感动，表示只要开学，一定送儿子入学。他心里有了底，第二天中午便去找李玉堂。

李玉堂早已不是官场人物，但他那个“团首”的头衔还能吓唬百姓，靠敲诈勒索和放高利贷，财产越积越大，也结下数不清的仇怨，好多人都想杀他全家满门。李玉堂也深知他的处境，所以，在他家老房子的后面盖了一所大四合院，四面的墙都用五面石砌到封山，后墙角还盖一栋碉楼。又购买百多支枪，家里养五六个护院狗腿，平时连大门都不出，如进县城或到镇上赶街，便喊族里的青壮年扛枪护佑，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蒋益钦来到李家门前，见铁皮包的大门紧闭着，便跨上台阶拉着门环敲门。一有响动，院内便传出恶犬的狂吠，不大工夫，大门拉开一条缝，门缝里伸出一张麻脸，打量着他问：“你找哪个？”

蒋益钦退后一步答：“有要事找李老先生。”

“团首老爷正在抽烟，你等会再来。”麻脸缩回去，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蒋益钦只好转身走，他来到小学校，站在教室门口仔细看看，便到地埂上折些树枝扎成扫帚，一进教室就感到脚上有小虫子在爬，跳出来捋起裤管一看，跳蚤正往身上爬，只好卷起裤腿再进去打扫。

把课桌凳和地面都打扫干净，蒋益钦拍净身上的灰尘，到河边洗净脚手，又去找李玉堂。

听到敲门声，家丁问过姓名之后，转身进去通报，得到许可，才开门让他进去。

跨进大门，蒋益钦故意放慢脚步，有意观看里面的建筑，只见从屋檐、梁柱到门窗都经过精心雕刻，梁柱龙飞凤舞，门窗花鸟人物，形态各异，联想到穷人家像粪堆一样的破茅屋，这座豪门朱楼，难道不是穷人血泪堆砌的吗？这类吸血鬼难道不该杀？

两面厢房里，有几个枪不离身的家丁在忙着擦枪，正房右边一间，四个穿绸缎、戴金银首饰的妇女，正围桌打麻将，可能是李玉堂的妻妾。他路经门口时，她们连头都没有抬。

蒋益钦被领进堂屋，里面摆着两张八仙桌，桌两边各放一张太师椅，桌子上方朱红的板壁上挂着坐在莲花上的观音像，桌上的青铜香炉里，香烟冉冉上升。

硬邦邦的太师椅，椅脚过高，蒋益钦坐在上面很不舒服。等了好一阵，才听到左边过道里传来懒洋洋的脚步声，还伴有浓痰卡住喉管的干咳，紧接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丫头扶着枯瘦如柴的李玉堂进门来。

李玉堂身穿蓝大绸长衫黑团花大绸马褂，头戴瓜皮绣帽，脚趿缎面布鞋，虽仍像年轻时一样注重衣着，但因久抽大烟，身体已十分衰朽，两肩成一字形，面皮像揉皱的灰纸。鹰钩鼻下面的嘴巴，如横插在鼻子下面的蚌壳，十分丑恶。

蒋益钦起身勉强笑笑：“向李老先生问安。”

“呵呵，坐坐！”李玉堂干咳几声，坐到蒋益钦侧面的椅子上，打量客人一阵子，才慢吞吞地说：“你是蒋二先生的少爷？”

“先严正是二先生，晚辈学名蒋益钦。”

李玉堂故作惊讶地叹一声：“令尊已作古了？唉，不幸不幸！”

“谢谢李老先生的怀念。”

“好在你已成人，读过什么学堂？仍在深造吗？”

蒋益钦掏出毕业证书递到李玉堂面前。

李玉堂叫丫头拿老花镜来，戴上仔细看过文凭，内心有些嫉妒和不安，把文凭还给蒋益钦，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联大很出名，你的证书编号是第五号，称得上是中解员啦，为你们蒋氏门中及地方增光不少。难得你回乡来走走，你事先带个信来，我会派人拉马到县城接你，给你披红戴花，放炮仗迎接。”

明知是虚情假意，蒋益钦也只能顺杆爬：“我猜到老先生会给晚辈撑面子，才不敢事先惊扰。在省城，云集众多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比起他们来，晚生更羞于炫耀。”

李玉堂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答，他捧起水烟袋，用抽烟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想当年，他霸占蒋家财产，逼得蒋家家破人亡，量定他们翻不了身报不了仇。想不到蒋家的后代这么有出息，蒋益钦敢独自登门，神情镇定，谈吐高雅，没有能够同他较量的人做后台，岂敢轻易上门送命。他必须探明来者的不善意图，便假装关切地笑笑：“已故的二先生在本地执教时，因给学生上课有犯上言论而吃官司，当时我当团首，为保二先生，到县里用几百大洋买通县衙门，二先生才获救。为感激我，将田产抵债，带着你到外乡教书去了。我做好事本来不图报答，地方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反说我逼走你们一家，当时你还小，不知底细，切莫上外人的当。”

“如果我轻信别人的议论，就不会来见老先生了。我以为，人世间没有代代相传的友情，也没有世袭的仇怨，即使老一辈人有多少仇怨，我都不愿再提及。”

李玉堂不停地点头：“有学问的人就是懂礼，你有宰相的肚量，将来必大富大贵。这样吧，你如愿回乡，我把田还给你，我家旧房子也给你两间，如果你要在外做官，我还替你管理，你哪天要哪天还。”

“我不会耕作，还给我只会荒废，既然老先生替先严垫付官司钱，理所当然要归老先生家。我今日登门，只求老先生做件好事，把村小恢复